

塔利班为何卷土重来?

赵瑞琦

[内容提要]塔利班剿而不灭、卷土重来已成事实。阿富汗民心所向的变化、美国政策的失误、美国可支配力量的分散和限度、阿富汗地形的复杂、阿中央政府的软弱和贪腐以及巴基斯坦国内部分势力对其暗中支持,都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面对严峻的现实,塔利班和美国都不会退让,卡尔扎伊通过谈判求和平的策略成功希望也似乎不大。

[关键词]塔利班 美国 反恐策略

[作者介绍]赵瑞琦,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问题与新闻报道研究。

进入 2007年 4月以来,塔利班与北约驻阿联军之间的“春季攻势”与反“春季攻势”愈演愈烈,双方展开了自 2001年底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塔利班不仅制造了大量针对“占领”部队及其“傀儡”的自杀式袭击,还屡屡绑架外国人质,并声称要让外国军队遭遇“最血腥的一年”。与此同时,驻阿联军在阿富汗南部和西部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已打死数百名塔利班分子,但也因纪律不严和过于依赖空中打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¹ 由于美国并没有检讨并改正这些年来在阿富汗的失误,仍然是主要依靠武力以暴易暴,可以预计,不管联军的攻势多猛,塔利班仍将是剿而不灭,其卷土重来之势不可避免。照此下去,美联社当初的说法将一语成谶:阿富汗处在塔利班政权倒台 5年多以来“局势最差时期”,如果这一趋势难以遏止,阿富汗将成为“第二个伊拉克”。^④

一、“春季攻势”并非虚声恫吓

2007年 2月 27日美国副总统切尼在访问阿富汗时,所宿美军驻阿军事基地遭遇自杀式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虽然切尼本人毫发无损,但由于他的行程是保密的,塔利班的袭击表明了其情报搜集能力之强。塔利班知道难伤切尼,它是要以袭击来作为发动“春季攻势”的信号,同时证明此前“有 2000

名自杀袭击者在内的万名塔利班战士将展开攻击”确非虚声恫吓。

2002年 1月 24日,美国正式宣告塔利班已经在阿富汗境内彻底瓦解、阿富汗战争胜利结束。但是,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1969年评论越南战争时所说:“一支游击队只要不被消灭,就是胜利;一支正规军,如果没有获胜,就是失败。”^⑤经过阿富汗战争,塔利班的组织和人员虽受美军重创但并未被彻底消灭。现在,经过几年的挣扎,靠打游击起家的塔利班终于再举大旗、卷土重来。2006年是自塔利班被驱逐 5年来攻势最猛、战斗最血腥的一年:针对外国驻军和政府官员的自杀式袭击和路边炸弹袭击活动,比上年增长了 4倍,达到每月近 600起,造成了近 4000人死亡,其中至少有 186名北约驻阿联军士兵;暴力活动席卷了阿全国 34省中的 32个。^⑥面对此情此景,难怪黯然离任的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忧心忡忡地哀叹:“从阿富汗传来的并不都是鼓舞人心的消息”。这表明,塔利班

¹ “A fghanistan: Hearts, minds and death,” *The Economist*, May 10, 2007.

^④ 《环球时报》,2006年 10月 27日。

^⑤ 金一南:“伊拉克:会成为‘越战泥潭’吗?”《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 4月 23日。

^⑥ “阿富汗局势持续混乱,美国媒体称正步伊拉克后尘”,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2/07/content_5447023.htm.

以前单纯依靠游击战术、三五成群以小规模袭击来显示其生存的被动局面已颇为改观,开始大规模主动攻击北约驻阿富汗联军及阿富汗临时政府。塔利班指挥官还扬言要将依托农村的战略转变为“城市战”,号召其追随者努力获得核武器,并威胁将对欧洲发动更多的恐怖袭击。

在战略上,塔利班正试图通过多管齐下重新控制全国。得益于在阿富汗西部、南部的稳扎稳打,塔利班已经重新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势力不断巩固,甚至在所控制的一些地区建立了法院和行政机构。美国兰德公司的反暴专家塞斯·琼斯说:“塔利班在阿富汗偏远的部族地区建立了许多基地,已经结成网络。在某些地区它们能够管理和控制道路与村庄等……塔利班在一些省份已经建立了影子政府,人们遇到法律问题时,往往找塔利班委派的省长而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省长。”^①另一方面塔利班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的威力,加强宣传攻势,通过海事卫星等主动给阿境内各大媒体打电话,宣传其立场和主张,宣扬他们的军事行动给联军造成的伤亡;同时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激起民众普遍的武装反抗,并用设置路边炸弹与自杀式袭击等手法干扰北约驻军及政府军的注意力。值得注意的是,得益于伊拉克反美武装组织的启发与合作,塔利班“意识到遥控炸弹、地雷、自杀式爆炸是最好的战术选择”^②。塔利班的高级指挥官宣称,该组织将于今年夏天发动大规模“人弹”袭击,目前已经有2000多名自杀式袭击者蓄势待发,今后还会动员更多的“人弹”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这种点面结合、相互呼应的手法,塔利班驾轻就熟。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正是利用这种策略,在苏军撤退后形成的混乱中夺取了阿全国政权。一旦塔利班控制了阿西南部,受曾经支持过塔利班的普什图族控制、与巴基斯坦接壤的东部就将成为其囊中之物,在这两个地方得手后,塔利班从西南和东部两个方向分进合击就有可能轻易拿下喀布尔,进而控制全国。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在荷枪实弹的北约盟军眼皮底下,塔利班能够死灰复燃,完全是得益于对手的失误和错误。

二、民心所向发生转移

在2001年底被驱逐之前,塔利班政权根本得不到民众爱戴。现在,对于塔利班卷土重来,阿富汗多数民众并不反感,甚至有不少人持谨慎的欢迎态度。与此相反,阿富汗人民的反美情绪却在日益高涨。^③

这种此消彼长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打击塔利班过程中,美军毫无节制的饱和轰炸把阿富汗本就薄弱的基础设施打得一塌糊涂,黎民横遭涂炭。进入2007年,美军在多次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阿平民伤亡,激起阿富汗民众强烈不满。仅5月8日晚,驻阿联军和阿政府军在阿南部赫尔曼德省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由于误将平民作为目标,就造成21名当地村民被炸死。而在西南部的赫拉特省,一周内被打死的平民更达51人。^④事实已证明,北约驻阿联军2007年以来打击塔利班的行动不仅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成果,还使相当数量的民众因其滥杀而转向塔利班一边。

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在阿重建过程中本末倒置。战争结束时,美国在阿忙着进行民主选举、推行妇女权及建立议会等工作,而不是赶快建立与稳定被推翻的社会秩序、进行基础建设的恢复。对于重建,美国并无类似马歇尔计划的系统及配套的援助措施。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两年内,美国对阿富汗的人均援助只相当于巴尔干半岛冲突发生后其给予波斯尼亚人的1/10。^⑤无怪乎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詹姆斯·多宾斯表示,重建阿富汗,是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所主导的战后重建行动中投入资源最少的一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美国当初的设想,在推翻塔利班后,美国不会包办阿富汗的战后安排,

^① 兰亭、傅云威:“美刊称阿富汗局势进入危险阶段”,《中国国防报》2006年12月12日。

^② 李伟:“当前国际恐怖与反恐怖斗争的特点与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2期,第24页。

^③ Sami Yousafzai and Ron Moreau, “Collateral Disasters,” *Nas Week*, May 5, 2007.

^④ The Associated Press, “Airstrikes Kill 21 Afghan Civilian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0, 2007.

^⑤ 徐琳:“切尼‘惊魂’体验,美巴关系困难重重”,《华盛顿观察》,2007年第8期。

阿本国的政治力量和联合国将在重建中发挥主要作用。¹ 然而,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这两者都没有发挥作用。有关阿富汗重建的国际会议虽已召开了 3 次, 但西方各国承诺的援助资金始终未能如期到位。而阿富汗国内也是一盘散沙, 政府虚弱, 地方军阀势力坐大, 腐败现象如瘟疫蔓延, 作奸犯科者大行其道, 贪腐成了明目张胆的行为。结果, 少得可怜的援助还要被瓜分、挪用和贪污, 急需援助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民众很少甚至根本得不到援助。这样, 多数阿富汗民众痛感好像又回到了 10 多年前的混战时期, 对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备感失望。

同时, 对于传统而保守的阿富汗社会来说, 推行民主选举与解放妇女的努力, 并不受到普遍欢迎。相反, 这使得主要以农村居民为主、部族与宗教传统占主导地位的民众痛感受辱。而长达 5 年多的外国军队的占领与滥杀, 更使阿富汗人感觉受到双重的外国统治: 美国领导的联军以及亲西方且腐败的卡尔扎伊政府。再加上不断扩大的战事、破烂的家园和四处流窜的土匪等等, 这种种不幸所滋生的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已经在普通百姓中蔓延开来, 成了塔利班及其盟友复兴的肥沃土壤。

另外, 塔利班成员主要来自占阿富汗人口大多数的普什图族, 由于历史和宗教原因, 阿普通民众对部族的归属意识远高于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同, 这使得塔利班在阿富汗极易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④

因此, 驻阿富汗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英国陆军中将戴维·理查德警告说, 如果阿富汗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 70% 以上的阿富汗人将转而支持塔利班武装。^⑤ 如果联军失去了普通阿富汗民众的拥护, 整个形势将发生根本性逆转。因为, 在国外反恐或阻止极端力量上台主要得依靠当地社会力量, 他们是惟一能够渗入这些隐匿的和变幻无常的极端组织内部并进行遏阻的力量。

其实, 赢得民心本来并不是很难的事, 但美国主导、北约支持的反恐战争只是一味以军事手段寻求解决之道, 只能使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美国应该修正其全球反恐策略: 既要改变军事行动战术, 也要改变单纯依靠军事打击的战略。在短期内把军事打击作为剿灭恐怖分子的重中之重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

果长时间把武力至上作为反恐战略的惟一选择, 甚至把它变成一种例行公事, 那就不仅会失去其本来的意义和作用, 甚至会适得其反。美国应该认识到: 以暴易暴消灭不了恐怖主义, 只能种下更多的仇怨, 制造出更多的恐怖分子。尤其是, 美军经常在战场上采取毫无必要的饱和轰炸更会让美国成为国家恐怖主义的头号制造者, 不仅使其在国际上遭到谴责, 使反恐联盟分裂, 而且会给美国选定打击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无边的恐惧和灾难, 从而引发无尽的仇恨和报复。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就是绝好例证。

三、美国可支配力量的分散及其限度

战略决策的失误与力量的分散使用, 使美在伊泥足深陷的同时, 在阿富汗也麻烦丛生。阿富汗战争时, 美军的主要目标是报复“基地”组织并消除其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 而作为庇护者的塔利班遭到了诛连之灾。剿灭塔利班并不是美军的首要目标, “直至在宣布开始军事打击的电视讲话中, 布什仅以‘削弱塔利班的军事实力’来直接和明确地表述关于塔利班那部分的战争目的”^⑥。结果是, 美军在尚未完全剿灭塔利班时就将军事资源转向伊拉克。正如戴维·理查德公开提出的质疑和批评那样, 美军的错误在于过早地采取了“和平时期的路线”, 美国领导的联军在推翻塔利班政权后没有乘胜追击, 为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死灰复燃留下了余地。

的确, 自伊拉克战争以来, 美国人的焦点持续停留在每况愈下的伊拉克安全形势上。随着美军在伊拉克泥足深陷, 阿富汗战场不知不觉地滑出雷达监测区, 有关它的消息几乎从西方媒体报道中消失, 这就给塔利班休养生息、卷土重来留下了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同时, 在战术上, 美军进行阿富汗战争时, 主要目标是抓住奥马尔和扎瓦赫里及本·拉丹等核心人物, 而忽视了对边界的严格控制, 结果是大头目

¹ 时殷弘: “论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一项从大战略视角出发的回顾和评价”, 《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年, 第 537 页。

^④ “塔利班的四张牌”,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0/15/content_5203865.htm.

^⑤ “塔利班策划发动城市战”, 《新京报》, 2006 年 10 月 23 日。

^⑥ Thon as L. Friedman “World War Ⅱ”, *The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oped September 13, 2001, p. 537.

没抓住,普通士兵也得以越境躲藏。现在,经过更好的装备、训练和组织后,他们又蜂涌而回,人数绝不次于北约驻阿部队。

北约军队在阿富汗的驻扎与行动,对扭转阿富汗形势的作用不大。在阿富汗的行动是北约部队在欧洲之外执行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其目的一则是追剿塔利班残余,再则是保护缺乏强大武装力量的卡尔扎伊政府。然而,阿富汗密布崇山峻岭的复杂地形对入侵军队而言犹如噩梦,它们使坦克、装甲车难以前进,高山缺氧则让外国兵头晕脑胀,难以长期在此战斗。而阿富汗人对此却习之如常。利用地形,塔利班往往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将大批联军部队搞得晕头转向。就实战经验而言,阿历史上两场成功的低密度战争(19世纪与大英帝国、20世纪与苏联的对抗),为塔利班提供了利用国内复杂险恶地理环境、用“非对称战术”来打击并战胜强敌的经验,而北约成建制的机械化部队在此则像大象踩蚂蚁一样,疲于奔命却又有劲使不出。时至今日,北约部队的两项任务都没有完成:塔利班已东山再起;阿临时政府虽然有了自己的国家卫队,却依然是扶不起的阿斗。

而且,北约驻军越来越有捉襟见肘之感。现有的4万人仅能控制重点城市的重点部位,远远不能掌控整个阿富汗局势。为此,美国竭力主张北约增派驻阿部队,并加强火力。

然而,对于美国的呼吁应者寥寥,多数国家充耳不闻。这些国家担心数量有限的增兵不可能扭转形势,却足以引起本国民众强烈的反对情绪。同时,像美国受伊战和国内形势所困无力派出更多军力一样,美国的盟国也的确无力增兵。美国的盟友除日本外都面临裁军趋势。英国和加拿大是出兵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两个美国盟国,但是,英国的武装部队总人数已从1990年的30.58万减少到如今的19.59万,一直是“大英帝国”骄傲的皇家海军的规模现在已降至15世纪以来最小;加拿大现役士兵总共为6.2万人,海军只有19艘战舰和23艘支援船只,规模是美国海岸防卫队的1/4¹。更有甚者,除了英国与加拿大外,多数北约国家只愿意把部队驻扎在阿富汗的安全地区,而不是到南部和西部的前线去作

战。同时,面对频遭袭击、伤亡不断的现状,一些派兵国家还对军队的使用做出了种种限制,包括禁止在夜间展开攻击、不与其他国家一同作战等。这导致驻军阿富汗的北约国家间矛盾很大,难以统一行动。美国、英国、加拿大对此牢骚满腹,大加指责,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出兵国家态度强硬,表示可以在涉及安全的紧急状态下,放宽一些部署限制,但绝不会把士兵派往南部的热点地区作战。其实,这些国家之所以“不仗义”也自有苦衷:若有闪失,国内舆论很可能要求撤军。这种不和谐的音符使美国领导的北约驻军很难开展大规模的速战速决,而拖得越久对塔利班越有利。

2001年,美国精心编排了空中力量、美国特种部队、北方联盟以及推翻塔利班的民众起义等四种力量,才得以在阿富汗赢得军事胜利。而现在,美国必须拥有单枪匹马应对塔利班如潮攻势的能力才能稳定形势。

四、中央政府有名无实

战后的阿富汗曾经是布什政府自诩的向穆斯林国家成功“输出民主”的典型。然而时势弄人,在安全形势趋紧、毒品泛滥成灾和重建步伐缓慢的多重打击下,美国炮制的“民主样板”时刻面临着崩解的危险。其中,第一个倒下的将是在美国刺刀保护下选举出来的阿富汗中央政府。据称,阿中央政府充其量只控制了20%的国土,卡尔扎伊也因此而被许多阿富汗人讥为“喀布尔市长”——这与当初苏联在阿富汗建立的政权一样,当时中央政府的统治也仅限于大城市,对于山区和农村鞭长莫及。阿富汗国内有很多相对独立、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部落,这些部落首领出于宗教感情、血缘亲情和争权夺势的需要,往往不顾中央政府的命令,对塔利班网开一面,甚至为其提供生存保障。

在一个政府运作所必需的税收问题上,卡尔扎伊政府与控制各地方的武装组织冲突严重。在很长一段时期,没有一个省向中央交纳税收。其实,阿各

¹ Max Boot “Going it alone because we have to”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28, 2007. <http://www.latimes.com/news/opinion/la-oe-boo28feb28.0,4288547,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省的税收不是没有去收,而是被几个大军阀收走了。比如伊斯梅尔·汗不但收了赫拉特省的税,还收了法拉、法里亚布等省的税;坎大哈的古尔·阿迦则收了邻近的赫尔曼德、乌鲁兹甘省的税;其他几个大小军阀也是各有势力范围,把收来的税都塞进了自己的腰包。¹对卡尔扎伊来说,阿各派军阀和省长对其政府的忠诚度并不取决于他的个人魅力,而是取决于他提供金钱的能力。而这恰是他的弱项。

与之相反,塔利班则利用种植和贩卖毒品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本来,塔利班执政时期是严格禁止种植毒品的。但现在,为了获取资金,它鼓励甚至强迫控制区的农民种植毒品来获取巨额利润。近几年来,阿富汗毒品种植面积迅速扩大,非法毒品交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中有相当一部分最终流入地方势力和反政府武装手中。毒品种植不仅使阿富汗中央政府的国际形象受损,也大大影响了其国内权威——它在铲除毒品过程中腐败丛生,富人和有权势者通过贿赂和胁迫,避免自己的罂粟作物受毁坏,真正受到影响的是那些把罂粟种植当作惟一生活来源的普通农民。

卡尔扎伊所依赖的武装力量是由军阀地头蛇及一些缺少训练与装备的乌合之众组成的所谓保安部队,既无资金保证也毫无战斗力可言,相对于拥兵自重的阿富汗各派武装和卷土重来的塔利班来说,更像是摆设。卡尔扎伊是普什图人,该民族在阿富汗各民族中人口数量最多。但普什图族对卡尔扎伊十分不满,因为他们觉得多数关键职位,如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等都被非普什图族人占据。而在伊政府内部,当初因平衡各方势力而得以混迹其中的军阀与官员沆瀣一气,参与毒品走私,令国家腐败不堪,使临时政府的权威性与正统性大打折扣。同时,占政府多数的塔吉克人还纠集了其他一些势力欲将卡尔扎伊赶下台。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有名无实,整个阿富汗接近于无政府状态。自阿富汗战争结束 5 年多来,这个中央政府一直是由西方保护的,卡尔扎伊无力保护人民的安全与稳定。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不仅不能遏止塔利班的武装斗争,反而使对抗外国军队的塔利班组织得到了很多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从

而获得了某种道义上的正当性。

五、巴基斯坦篱笆出现漏洞

巴基斯坦是影响阿富汗局势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不仅需要北约盟友的军事力量,也需要来自阿富汗和周围其他恐怖主义栖身地的伊斯兰各国的支持”。^④巴阿边界地形复杂,巴国内一直存在亲塔利班势力,两国边界巴方一侧遍布亲塔利班的普什图族部落。这些有利因素都为塔利班残余提供了安全的后方。阿富汗战争期间,数千名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分子从阿越过国境,潜伏在巴西北边境,利用有利地形向阿富汗临时政府频频发动袭击。

长期以来,巴国内一直存在的对塔利班或明或暗的同情与支持有沉渣泛起之势,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群众和军界、情报界、外交界都要求支持塔利班的复兴。究其原因,一是巴阿关系恶化,两国总统甚至在国际场合公开相互指责:阿指责巴仍在窝藏和教唆塔利班分子,并谴责巴沿杜兰线部署军队是侵犯了阿的边境,而巴则予以否认和反驳。二是采取实用主义外交的美国在塔利班被推翻后,不顾及巴的主权与安全考虑,更多地转向支持巴的宿敌印度,使美巴关系龃龉不断,巴国内缺乏执行亲美外交的民意基础。三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就已积极卷入阿富汗,它曾训练成千上万的圣战者打击苏联占领军。巴军队与阿富汗各种武装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而且,尽管穆沙拉夫有着强人形象,但他缺乏凌驾于巴国防组织并封闭边境的权威。四是巴基斯坦对印巴缓和能否持续没有信心,觉得印度靠不住,不如及早在阿富汗创造有利局面,以备不时之需。

大约自 2006 年 10 月以来,美国对巴基斯坦反恐表现的欠佳日益不满,从美国国会、智库到主流媒体,对巴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努力多有质疑,并将塔利班势力的卷土重来怪罪到穆沙拉夫头上。但穆沙拉夫也是左右为难:美国的压力不能不理,国内民众的情绪也不能忽视。巴基斯坦人民不

¹ “阿富汗大小军阀敛走税收 卡尔扎伊又急又气”,《环球时报》,2004 年 6 月 13 日。

^④ “The Battle Ahead”,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0 2001.

希望看到自己国家对美国声应气求毫无主见,巴军方也根本不愿派兵到境内的部落地区。面对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谋求连任的穆沙拉夫在其权位真正巩固之前,根本无法有效打击塔利班。当然,在美国的公开强力施压下,穆沙拉夫政府在战术上做了一些调整,适当加大了打击基地组织的力度。

但是,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正溢出传统阵地,向巴中心腹地扩散。而且,大选当前,穆沙拉夫总统的压力很大,巴国内局势也很不稳定,如果宗教极端分子趁势作乱,决定性地影响巴在政治路线上的选择也不是不可能。而防止国内愤怒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群众严重动摇或推翻巴现政府、建立塔利班化的政权,是布什在阿富汗反恐的关键利益所在。美国对穆沙拉夫不能逼得太急,它必须多管齐下稳定穆沙拉夫政权,防止“穆沙拉夫成为最后一代西方化、英国风度的军官”这种情况的出现。^①为此,美加大了对巴经济援助,同时鼓励巴阿进行合作。2007年5月4日,巴阿官员同意2007年8月1日在喀布尔举行一次和平会议,会议将包括700多名部落长老、政治家、政治智囊和社会团体的领导人。^④

尽管出现了一些有利因素,但形格势禁,要想让巴基斯坦完全扎紧边境的篱笆决非易事。

六、塔利班的未来之路

历史上,曾有三个强大的国家入侵过阿富汗: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统治的希腊、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苏联。这些当时的世界强国都拥有远超过阿富汗人的装备和力量,但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皆是低估了当地的情况,不屈的阿富汗人勇猛机警,善于利用复杂地形展开游击战,最终使强大的侵略者因不堪其扰而败走。而与先辈相较,塔利班还具有另外两个优势:一是敌人能用于战斗的部队较少;二是阿境外穆斯林的援助。很多国家的穆斯林早就因伊拉克遭受外国干涉、陷入内战而愤恨不平,如今看到阿富汗穆斯林也在“异教徒国家”的统治与折磨下呻吟,于是产生了伊斯兰世界正在受到“异教徒”攻击的危机感,并行动起来,将武器和资金来源不断地输送给塔利班,原来准备进入伊拉克参加“反西方圣战”的各国武装分子也有不少选择去阿

富汗参战,这使得塔利班的军事能力得到了保障和提高。现在,塔利班用于招募武装人员的经费投入要比阿政府军的军费高出至少一倍。

在此情况下,塔利班对未来的选择将是继续对抗下去,打持久战。多名塔利班指挥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外国军队战斗不是三五年的事,而是10年、20年甚至50年的事,“塔利班有的是时间”。塔利班目前的战略是避免打大规模阵地战,采取游击战术,不断骚扰和袭击北约驻阿部队,希望以此迫使一些国家因为国内政治需要撤军。

但是,如果塔利班认为这样就可以迫使美国会像前苏联那样,浩浩荡荡开进去再灰溜溜地撤出来并不现实。第一,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第一役,而反恐是美国以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的进攻态势来实现由其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载体和理由,美国不能允许在阿富汗失败,无论总统是来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必要时美会不惜代价甚至孤注一掷。第二,美国超强的经济实力、军事打击能力和军事科研能力可保证它取得局部与暂时的胜利。在美国通过的2007财政年度国防开支法案中,军费额确定为5129亿美元,其中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开支为5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美国已经形成所谓“按需发明”的军队、科学研究者和企业经营者的一体化。^⑤这是一个高度有效的联合体,它有可能越来越多地发明一些使美军可有效防御和打击塔利班作战模式并部分削减当地不利地形与气候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作战武器和作战工具。第三,现代社会的人们焦虑很多,人人害怕下一次恐怖袭击会降临到自己头上,^⑥因此,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并不得人心,塔利班在国内面临的很多反对势力可为美国所用。在美国改变策略,减少战斗消耗而增加道路

(转第64页)

^① Bany Bearak “Recovering an Alliance, U. S. Cultivate an Uncertain Pakista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3, 2001

^④ Abubakar Siddique “Afghanistan: The Government Seeks Stability via Dialogue with Enemies,” May 5, 2007, *A EurasiaNet Commentary* <http://www.eurasianet.org/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eav051007.shtml>

^⑤ [美]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78页。

^⑥ “21 Solutions to Save the World”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7

能发生逆转。中国必须对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两面性及中美关系的冲突性有充分的认识,不能认为美国一定愿意或者不得不维持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厢情愿地认定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发展为共生关系,并且认为这种所谓的“共生关系”必然确保两国之间的和平,只能说明乐观的“应然”希望已经代替了对“实然”的冷静分析了。这不仅在理论上缺乏充分的逻辑支撑,而且在政策上会导致很大的危害。

最后回到中国对经济相互依赖所应采取的态度。第一,美国把经济相互依赖作为“接触”中国的政策手段,但中国不能因此就对其加以拒绝或抵制。事实上,中国从经济相互依赖所获得的收益,无论是以绝对指标还是以相对指标衡量,都要超过美国。

(接第 53 页)和学校建设投入等情况下更是如此。第四,即使国际组织普遍谴责美国暴行、国际与美国国内舆论同情阿富汗人民,美国也不可能轻易撤军。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乔姆斯基曾指出,美国不会理会国际法、国际法院、联合国及其他机构;世界舆论和美国内舆论也很难约束华盛顿。¹第五,北约盟军在阿富汗的成败事关北约转型的前途。如果在阿富汗的行动最终取得成功,北约便能以此为样板继续“跨出防区”,在其他地区进行“复制”。否则,北约未来的存在与行动模式将面临新的考验,前途难料。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北约成员国都希望尽最大努力来保证阿富汗行动的成功。

因此,塔利班与美国都不可能退让。但是,战场的拼杀与胜负不能决定阿富汗的未来。最伟大的力量蕴藏在人民中间,只有阿富汗人自己才能长期巩固民主与现代化进程。如果国内没有一个有效运作的公民社会,人民普遍贫困且缺乏希望,未来的阿富汗仍将只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个保护国。这样,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政治根基就不可能被完全清除,虽然美国可以使塔利班在军事上遭受重创,但塔利班总有后续力量不断地补充上来。

在这种困境中,卡尔扎伊的中央政府在寻找另一条道路:试图通过妥协来求得和平,甚至考虑如果

中国是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最大获益者。第二,经济相互依赖是有代价的。美国必定会利用现有的优势地位压迫中国在某些领域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在一般情况下,中国要维护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即使面临压力和苛责,也不应该首先打破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除非涉及台湾等直接关系到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第三,经济相互依赖帮助中国崛起,但中国的真正崛起不会只局限在经济领域。假如中国强大到在各方面都足以“和平地”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时,美国是否就会“和平地”正视甚或满足中国的正当要求?答案并不肯定。冲突并非中国所乐见,但冲突如果在所难免,中国就应有所准备。○

(责任编辑:张浩)

塔利班放下枪支,可以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卡尔扎伊认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不同,后者是个有着全球计划的恐怖组织,而塔利班尽管激进,却是阿富汗社会的一部分,代表着相当部分的阿富汗人,应该得到与基地组织不同的对待与考量。2007年1月29日,卡尔扎伊表示愿意与塔利班及其他反政府组织进行和平谈判。此前,卡尔扎伊也曾向塔利班和其他一些被视为“温和派”的反政府组织递出过橄榄枝,卡尔扎伊政府还颁布过对塔利班武装人员的特赦令。起初,这些妥协行动并未得到政府官员的理解,然而,在军事打击效果不彰的情况下,很多政府官员也逐渐倾向于和谈。2007年5月9日,阿富汗议会通过决议,愿意与塔利班代表就其放弃武力的条件进行谈判。^④

然而,由于阿富汗中央政府的羸弱,也由于塔利班的固执以及西方的反对,可能的妥协之路也将是荆棘密布。如果此路不通,阿富汗未来局势当不会好于伊拉克。○

(责任编辑:黄丽梅)

¹ [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张鲲、郎丽璇译:《恐怖主义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④ Abubakar Siddique “Afghanistan: The Government Seeks Stability Via Dialogue with Enemies” May 5, 2007. A Eurasian et Commentary <http://www.eurasianet.org/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eav051007.shtml>